

回來種樹——遇見柴山的族人們

李進文

腳印如枯葉寫在山泉的日記裡，草草

登錄群眾。而騷動，來自岩石收藏的七個族人回來種樹

或為死去的番刀祭祀。此時陽光如磨亮的

矢鏃、反射的豹眼；山風如幽靈快速穿過族人的胸膛。

起初他們交換了幾句母語且撥開腐敗的荒湮

找尋祖先化身的樹，打算在樹下跳舞、飲酒或回憶一個下午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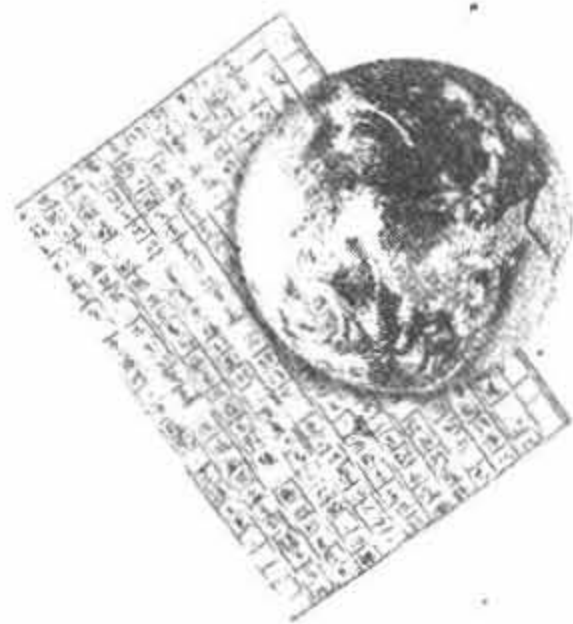
但遠處叮叮侵襲而來的釜鉞談笑聲，彷彿禮拜六

狎戲的街道，開闢在祖先的額頭。

族人們商量種點什麼？入夜

他們種下七把篝火，卻化作七隻紅頭鳥

飛過雨水和保麗龍沖垮的石碑；在某棵樹下手牽手——



像黥面上神聖的七針刺鏽或一列咒語：

「啊，馬卡道族人腳下嘶喊的貝塚，被流放的大片憂鬱的礁岩！」
悼詞偶爾點綴幾朵台灣話，彷彿和祖先

討論：那些被文明盜走的手腳如今要如何植回大地？